

鉅宋廣韻

鉅宋廣韻

鉅宋廣均

上海圖書館藏

又古悉畢魚書

據上海圖書館藏

宋刻本影印版框

尺寸悉準原書



## 前言

宋本《廣韻》流傳至今的大都爲南宋國子監刻本，清代張士俊澤存堂版和黎庶昌所刻《古逸叢書》本，也據此監本覆刻。現在所印的是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一一六九）閩中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所刊，名爲《鉅宋廣韻》。這個版本，在日本澁江全善和森立之編的《經籍訪古志》內曾有著錄，惟在國內一直沒有人談起。前幾年上海圖書館收得此書，據稱原爲清朱子清（澂）家物，書中沒有收藏家印記，僅有清光緒間顧澐題記。顧澐字若波（公元一八三五——一八九六），江蘇吳縣人，曾隨使至日本，此書即於光緒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自日本收得。古籍流傳，顯晦有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得上海圖書館贊助，影印發行，以廣流傳，誠爲快事。案原書缺卷四去聲一卷，舊以元刻略注本配補，今即照配本影印。

南宋閩中刻書事業極盛，黃三八郎書鋪所刻的書必多，而傳世爲人所知的只有清吳鼐所覆刻的《韓非子》一種。現在古籍出版社印出此書，嘉惠學者，在版本學上又增添一種新的資料。《廣韻》監本，每版二十行，此本每版二十四行。監本卷首陸法言序文前有北

宋景德四年和大中祥符元年牒文，而此本因爲是書坊私刊，所以略去未刻。《四部叢刊》所收南宋巾箱本也是如此。就內容文字來看，本書與監本稍有不同。有監本不誤，而本書誤的，也有監本誤，而本書不誤的，兩者可以互校得失。本書不誤的，例如：

序文末「論曰」一節稱「或人不達文性，便格於五音爲定」。「定」字監本誤爲「足」。  
平聲東韻「忽」紐「縹」字注「又細絹」，「又」字監本誤作「文」。鍾韻「松」字注「松脂淪入地，千歲爲茯苓」，「茯」字監本誤作「伏」。支韻「髻」紐注「直垂切，又大果切。三。」監本脫「三」字。平聲下先韻「煙」紐「咽」字注「咽項」，「項」字監本誤作「頂」。上聲旨韻「雉」紐「雍」字注「辛夷別名」，「名」字監本誤作「地」。入聲屋韻「穀」紐「穀」字注「周禮注云受三斗」，「三斗」監本誤作「二斗」。如此之類，不煩枚舉。

清代的《廣韻》刻本，一向稱張氏澤存堂本最善，可是張氏改動監本的地方很多。有些改對了，有些就改錯了。這個版本雖然也有錯字，但是可以用來參照黎刻《古逸叢書》本訂正張刻的錯誤。例如上聲紙韻「是」紐「氏」字注「又支精二音」，黎本同，而張氏

誤改「精」作「指」。又上聲很韻「很」字注「俗作很」，黎本同，而張氏誤改「很」作「狠」。（原鈔配誤「很」爲「狠」。）張刻改字與曹寅所刻《棟亭五種》本相合的有一半，不相合的有一半；而出於手民刊刻的錯誤也不少。如平聲陽韻「亡」字注「逃也」誤爲「進也」，上聲獮韻「善」字注「吉也」誤爲「言也」都是。現在這個南宋刻本跟棟亭本和《四部叢刊》巾箱本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如本書上聲止韻「你」字注「秦人呼傍人之稱」下有「玉篇云：余也」五字，賄韻「讀」字注「說文云：中止也。又胡對切」，都與棟亭本和巾箱本相同，而與張刻不侔。又本書入聲屋韻菊紐「鞠」字注「又姓，出東萊平原二望，漢有尙書令鞠譚。又音麴。又踢鞠」，巾箱本同，張刻作「又姓，出東萊。風俗通曰：漢有尙書令平原鞠譚。又音麴」。入聲沃韻「褥」字注「小兒愛，一曰小兒也」（文字有誤），巾箱本也有「一曰小兒」四字，張刻注文則作「小兒衣也」。可惜棟亭本所據原書缺入聲一卷，而以元刻略注本補齊，無法比對。大體來說，本書跟棟亭本和巾箱本是比較接近的，例證很多，不必多舉。由此推測，三者當是同一系統的書。

在這裏，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有一部分韻次的排列和韻目下所注「獨用」、「同用」的



入聲

從上列韻目和韻次來看，本書平聲上第二十一殷，音於斤切，與《切韻》相合，監本因避宋諱改爲欣，而本書仍作殷。本書文殷兩韻曰與上聲吻隱兩韻下均注獨用，而監本文欣同



用，吻隱同用。又本書上聲琰忝賺檻儼范諸韻韻次與平聲和入聲正相應合，書內相同，而監本以琰忝儼賺檻范爲次，反與平聲入聲全不相應。本書琰忝同用，賺檻同用，儼范同用，而監本作琰忝儼同用，賺檻范同用，變動甚大。從四聲韻目相承的關係來看，這些韻的排列次序自以本書爲是。監本可能據宋人所修《韻略》而改。清人戴震著《聲韻考》，曾據宋代徐鉉所訂《說文解字韻譜》和吳棫《韻補》校定《廣韻》四聲韻目獨用同用例，抉發隱微，考案舊次，使有倫序。戴氏所論正與本書相符合。戴氏所見《廣韻》傳本不過是明本棟亭五種本和澤存堂本，今有此本得與戴書相印證，足見此本之可貴。

遺憾的是原書缺去聲一卷，藏者用元人所刻略注本補入，未免美中不足。考元代略注本《廣韻》板刻不一，清季楊守敬在日本訪求到的就有五種。他在《日本訪書志》裏著錄有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公元一三三〇）敏德堂刊本一種，每半板十三行，行十九字，注雙行三十字。現在補入的元刻本的板式跟楊氏所說的至順本相近，不知是否爲同一板刻。

本書序文末既有「己丑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印行」一行題記，原刻當爲南宋孝宗乾道五年所刊無疑。但顧澐題識誤認爲「己丑」爲神宗皇祐元年（公元一〇四九），這是不可信

的。另外，日本澁江全善和森立之編的《經籍訪古志》根據此種版本平聲韻目文第二十獨用，殷第二十一獨用，又桓字不闕筆，認為「並與元板合，殆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公元一二八九）所刊」，他又說：「元人以好古自居，遂改文欣爲文殷，尙忘去鉅宋字，抑亦何也？時宋亡僅十年，宋板元印當在此際，故致此掛漏歟？俟再考之。」案本書實有元代補板，但與黃三八郎書鋪題記的「己丑」無關，不宜牽涉爲一事。黃三八郎書鋪曾刻《韓非子》，題爲乾道改元中元日印行，觀本書序文刻板的字體筆法和刀刻的棱角酷似《韓非子》一書，由此足以證明本書爲乾道間刻本，澁江全善和森立之的推測是不妥當的。

本書雖近於宋刻巾箱本，然畢竟不同處甚多，可資校勘。同時也可以藉此得知棟亭本與各本不同確有來歷。一九三六年我校勘《廣韻》的時候，只知道有《鉅宋廣韻》，而沒有看到原書，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將此書影印出版，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欣喜之餘，所以稍事比勘，略抒管見，以供讀者參考。

此鉅宋廣韻五卷日本載有昌平學  
藏者上題謂宋皇祐元年據已丑建寧  
府貢三郎書鋪印行一條今攷避宋諱  
闕筆字有玄敬肅禎等字而英宗神  
宗以下諸諱皆不缺筆洵為仁宗時  
丑可據日本又有景德四年刊本即康

熙間張士俊所翻刊之本是又前此刊四  
十一年也然景德本花多先生刊之於古  
造叢書謂張本已正訛不少又排較正只  
行款是以知張刊實勝身景德本矣  
光緒己丑閏丙子顧澐得於日本東都  
四山榮黃村家以梁天監小銅佛易之



鉅宋重修廣韻一部



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



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

陸法言撰本

長孫訥言箋注

儀同三司劉臻

外史顏之推

著作郎魏淵

武陽太守盧思道

散騎常侍李若

國子博士蕭該

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



吏部侍郎薛道衡

已上八人同撰集

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

關亮增加字

薛峴增加字

王仁煦增加字

祝尚丘增加字

孫恂增加字

嚴寶文增加字

裴務齊增加字

陳道固增加字

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采纂略備載卷

中勒成一部進上

勅賜絹五百疋

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  
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

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

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

章移切脂

旨夷切魚

虞

遇俱切

共

爲一韻先

蘇前切

仙

相然切

尤

于求切

侯

胡溝切

俱論是切欲廣

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呂靜韻

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

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

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

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

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

紀博問英辯殆得精華於是更涉餘學兼從薄官十數

年間不遑修集今反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即須

明聲韻屏居山野交游阻絕疑惑之所質問無從亡者



則生死路殊空懷可作之歎存者則貴賤禮隔以報絕  
交之旨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  
切韻五卷剖析毫釐分別黍累何煩泣玉未得縣金藏  
之名山昔怪馬遷之言大持以蓋醬今歎楊雄之口吃  
非是小子專輒乃述羣賢遺意寧敢施行人世直欲不  
出戶庭于時歲次辛酉大隋仁壽元年 訥言曰此製  
酌古沿今無以加也然古傳之已久多失本源差之一  
畫詎惟千里見炙從肉莫究厥由輒意形聲固當從夕  
及其晤矣彼乃乖斯若靡馮焉他皆倣此頃佩經之隙  
沐雨之餘措其紕繆疇茲得失銀鉤創閱晉豕成羣盪  
櫛行披魯魚盈貫遂徵金篆遐沂石渠略題會意之辭  
仍記所由之典亦有一文兩體不復備陳數字同歸惟



其擇善勿謂有增有減便慮不同一點一畫咸資別據  
其有類雜並爲訓解傳之不謬庶埒箋云于時歲次丁  
丑大唐儀鳳二年

前費州多田縣丞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  
其新加無反音皆同上音也

陳州司法孫恂唐韻序

蓋聞文字聿興音韻乃作蒼頡爾雅爲首詩頌次之則  
有字統字林韻集韻略述作頗衆得失互分惟陸生切  
韻盛行於世然隨珠尚類虹玉仍瑕注有差錯文復漏  
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我國家偃武修文大崇儒術置  
集賢之院召才學之流自開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  
上行下效比屋可封輒罄謏聞敢補遺闕兼習諸書具